

文藝名著叢譯

續俠隱記

下冊

大仲馬 著
伍光建 譯
沈雁冰 校註



文學名著譯叢

續俠隱記 下冊

文壇名
著
續俠隱記(全二册)

譯者
Twenty Years After

原著者
Alexandre Dumas
le Pere

(82271)

原述者 伍光雅
校註者 沈雁冰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★版權所有★

1926年1月初版
1950年12月3版
基價 24 元

續俠隱記

法國 大仲馬 著

君 朔譯

第五十一回 報復之策

再說王后走到小教堂裏，怒氣甚盛，喊道：「將來不曉得還要鬧什麼事！從前瑪理后捉拿狄公爵，他還是個王室的親支；後來主教把瑪理后貶逐，又後來顯理第四的子孫監禁在威英桑大牢，這三件總算是很大的事，那時的百姓，一聲也不敢響；我現在不過監禁一個巴留士，他們就鬧起來，我這個王后，豈不成了個虛名麼？」看官要曉得，王后這句話，說着了那時百姓的意思。那時的王子王孫，百姓們是不甚理會的，巴留士是個平民出身，百姓卻看得很重，彷彿捉了巴留士，就如同捉了他們自己一樣，救巴留士的命，就如同救自己的命。

再說馬薩林在自己房裏，也是走來走去，常常看那打碎了的鏡子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今天這樣退讓，真是不妙，但是巴留士是不要緊的，巴留士不過是個虛名目，其中卻沒什麼宗旨。」馬薩林

總算是個有點閱歷的能臣，這一趟卻算錯了，巴留士不但是個名目，原來還有個宗旨。

翌日，巴留士坐了馬車出門，有他兒子路維利在身邊，法勒克站在車後，百姓們見了，都喊「巴留士萬歲！百姓的恩人萬歲！」馬薩林聽見，心裏十分不舒服，他的偵探，又來報告許多新聞，主教聽見，心更不安。王后的氣，卻漸漸平下來，似乎又在那裏想計，主教知道，更不放心。他曉得王后素來是最驕傲最倔強，不肯讓人的，萬一做出鹵莽事來，大局更不妙。幫主教進議院的時候，十分排場，王上王后，都有點比不上他。他同王后說了，果然發下一道諭旨，解散亂民，叫他們把兵器都收起來，堆壘都拆了。百姓知道，這是不相干的，只要一號召起來，不過一點鐘，他們就可以仍舊帶兵器，仍舊造堆壘的，倒也很高興的遵旨辦理。巴蘭舒看見這趨得手，曉得沒人再敢拿他，就公然回到自己的點心店；他心裏想，倘或是被官兵捉了，一定是有人幫忙，同幫巴留士一樣的。盧時伏把馬隊還了杜米爾，點數，差了兩名，但是他也是擲石黨，只好不計較了。那個花子頭，仍舊在教堂門口，布施聖水。人家都不知道這兩個幾平推倒法國的王室。路維利自從捨命救了他父親，十分得意，王族的人，提起他的名字，總要打個冷戰。他得意極了，有一天，同他父親說笑話，問道：「父親，倘若我去求王后給我一營兵帶，你看王后能答應麼？」

再說巴黎平靜以後，達特安分付洛奧爾回到法蘭德。洛奧爾起初還不肯去，一定要投入一黨出力。達特安好容易勸得他走。他後來到施華洛夫人那裏辭了行，走了。盧時伏最不高興。他已經寫了信，告訴波孚，請他到巴黎。亂平以後，他去同幫主教商量，還是叫波孚來不來。幫主教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還是來罷。」盧時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干狄道：「我深曉得王后爲人，她是向來不肯認輸的。」盧時伏道：「難道王后又想什麼詭計麼？」干狄道：「我看是的。」盧時伏道：「你可打聽出點消息？」干狄道：「我知道王后寫信給康狄親王，叫他趕快回巴黎。」盧時伏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波孚還是來的好。」原來當天晚上，就有人報告，說是康狄王爺到了。人人聽了，都未免詫異。有人傳說是朗維勒夫人走漏消息。當天晚上，巴黎城裏的紳士商董就商量要把王上遷到市會局，同正人相處，以便知道民間疾苦，不要住在宮裏，受小人運動，沾染了習氣。商量了一夜，翌日早起，百姓穿了黑衣灰衣，帶了兵器，在街上往來巡哨，又有許多乞兒，成羣結隊的聚在大街空地上。

康狄親王到了巴黎半夜入見王后，翌日早上五點鐘，纔出來。王后隨即去見馬薩林。那時他纔起來，寫回信給克林維勒。他原先分付毛唐等候十日的。主教說道：「我叫他等回信，足足等了十日，但是克林維勒曉得內亂是說不準的，不會見怪的。」正在讀第一段信，聽見有人敲門，主教曉

得是王后，起來開門。王后穿的是便裝，顯得很有風情。這天早上，神采比往常發露，滿臉高興。主教有點着急，問道：「又出什麼事了？你今早神色很驕傲。」王后道：「我想出一個絕妙的法子，去收拾亂黨，故此十分高興。」主教道：「我的王后，你是治國的好手，你想出個什麼妙法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把信藏在信堆裏。王后道：「你聽見麼？他們要把我的兒子搬到別的地方。」主教道：「我聽見說，他們還要絞死我呢。」王后道：「他們不能把王上弄去。」主教道：「我也不讓他們絞我。」王后說道：「我要把王上同你帶走了。這件事，要辦得祕密，除了我們三個人以外，我只讓一個人曉得。」主教道：「那人是誰？」王后道：「康狄王爺。」主教道：「原來他已經到了。」王后道：「昨晚到的。」主教道：「你見過他麼？」王后道：「他纔走。」主教道：「他以這條計策爲然麼？」王后道：「原是他出的主意。」主教道：「巴黎怎麼樣呢？」王后道：「他要圍城，等到他們沒得吃了，自然要投降。」主教道：「法子甚好，不過有一件不妥。」王后道：「什麼不妥？」主教道：「這件事辦不到。」王后道：「沒有的話！什麼叫做辦不到？」主教道：「法子是可以想的。」王后道：「也可以辦得到。我們現在有多少錢？」主教恐怕王后用錢太多，說道：「錢是不多了。」王后道：「我們有多少兵？」主教道：「五六千人。」王后道：「事體一定辦得到。你試想想，有一天早上，他們百姓爬

起來，看見王后王上都跑了，有大兵圍住他們，把他們餓死，他們人多無主，只有議院同那擄行鴨步的干狄替他們出主意，豈不大妙麼？」主教道：「倒是很有趣的。不過怎麼樣辦得到？」王后道：「我看一點爲難都沒有。」主教道：「陛下可曉得，這就是內亂，將來兵連禍結，不知幾時纔得了。」王后道：「我曉得，巴黎城只可付之一炬了，拿他們的血去救火。我要重重的懲創他們，叫他們永遠不忘。」主教道：「安公主，這個法子，好是很好，不過殘忍太過了，現在比不得從前，恐怕你要送腦袋，豈不太可惜了麼？」王后道：「你笑我。」主教道：「這不是笑的事。同通國人爲敵，是件很重要的事。你的親戚英王查理第一就是個榜樣。你不能說他辦來得法。」王后道：「卻有分別。我在法國，不是在英國，況且我又是個西班牙人。」主教道：「更是不妥。倘若我同你都是法國人，他們就不至如此恨我們了。」王后道：「這個法子，你以爲然麼？」主教道：「只要辦得到，我是以爲然的。」王后道：「我說是辦得到的，你去預備我們起程的事罷。」主教道：「你曉得，我是時常預備走的，但是一層到底總不肯走。這趙恐怕又是這樣。」王后道：「倘若我要走，難道你不陪我走麼？」主教道：「我設法走。」王后道：「你的膽子太小，氣死我了。其實有什麼可怕的。」主教道：「可怕的事很多。」王后道：「你試說幾件。」主教這時臉色變了，說道：「安公主，你不過是個女人，你要

侮辱我，就侮辱我，沒人敢說什麼。你說我膽小害怕，其實我不想跑開，到底不算是害怕。百姓鼓譟，爲的是誰，是反對你，還是反對我？他們要統的，是你，還是我？我卻不管。這場風潮，我是要抵當的。我要抵當，卻不是亂來的，我是鎮靜的。想妙法；你該學我的樣子，少說話，多辦事。你的話雖然說得好聽，恐怕是沒結果的。你說逃走，你來看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抓了王后的手，領到窗口。王后說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主教道：「你往外看，百姓們披了護胸，帶了兵器，他們向這裏望，你若是拉開窗簾，他們就看見你。你到這個窗口來看看，百姓們拿了斧子，把守宮門。你再到那幾個窗子看看，都是一樣的。宮門是守住了，凡可以出入的地方，都守得很嚴密的。拉勒米對波孚公爵說的不錯，除非你變了一隻鳥，或是變了一隻老鼠，不然，是萬萬逃不出去。」王后道：「雖然這樣，他還是逃了。」主教道：「難道你也學他的法子逃麼？」王后道：「難道你說我是被禁了麼？」主教道：「我說了這一點鐘的話，就是告訴你這句話。」說完了，坐下，拿起筆來寫信。王后氣極了，滿面怒容，走了出來，很用力關門，馬薩林連頭也不回。

王后到了自己房裏，倒在椅子上大哭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從椅子上跳起來，喊道：「只有一個人，可以救我，幫我逃出巴黎；我爲什麼把他忘記了！」想了一想，又說道：「我總算是辜負了這個

人，我該開他做大將的，爲什麼我把他丟開了二十年？達特安保全我的名譽，我一點都沒報答他。」於是走到桌邊坐下，拿起筆來寫信。

第五十二回 達特安見王后

再說巴黎城裏鬧事的時候，達特安同頗圖斯兩個人睡在一間房裏，劍不離身，手槍是裝好放在桌上。當天晚上，達特安做了一夢，半邊天變了黃色，下了一大場黃金雨，他脫了帽子去接，頗圖斯夢見自己馬車的門太小，不穀地方放繪章。翌日，早上七點鐘，有個家人送信來，把他們吵醒了。達特安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家人道：「王后叫我來的。」頗圖斯聽了，在牀上爬起來，問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達特安叫來人在外邊房裏等，下了牀，把門關上，走到窗口讀信。讀完了，說道：「居然來了。頗圖斯，你就要得男爵，我也快升官。你看看這封信。」隨手把信交給頗圖斯。頗圖斯聲音發抖的讀信道：「王后要達特安來見，請即隨來入宮。」頗圖斯道：「我看不出什麼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卻看出許多頑意兒。總是事體不得了，王后纔想起叫我，王后忘記我有二十年了，不是有了緊急事，怎樣會想起我來。」頗圖斯道：「你說得不錯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爵爺，你趕緊磨了劍，把手槍裝上子藥，馬也餵飽了，聽好消息，馬上就許有事。」頗圖斯常怕有人妬忌他，說道：「也許是有人

想害我們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久就打聽出來，是不是害我們的圈套。馬薩林是個意大利人，我是喀士剛人，我們是棋逢敵手，你不必害怕。」達特安立刻換衣裳，頗圖斯幫他忙。

又有人來敲門，達特安叫他進來，那送信人進來說道：「有主教的信。」達特安望頗圖斯，頗圖斯說道：「事體太複雜了，我們怎麼了得下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並不複雜，主教叫我過半點鐘去見他。」達特安對送信人說道：「回稟主教，我等半點鐘就來。」送信人出去了。達特安道：「幸虧兩個送信人沒碰頭。」頗圖斯問道：「你看他們兩個人都找你，爲的是兩件事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看不是的。」頗圖斯道：「達特安，不要耽擱，你要記得，王后在宮裏等你，你見過王后，還要見主教，見過主教，我盼望你趕快回來。」達特安喊那來人說道：「我可以去見王后了。」來人領路，走過幾條街，從一道小門進宮，上一座祕密樓梯，把達特安領到王后的小教堂。

達特安有了點年紀，長了許多見識，加了許多閱歷，知道王權是無限大的，若是從前的話，他就直走到王后面前，同她說話，同遇着一個平常女人同她交談一樣。他現在曉得了，王上王后是很大的，他自己是小而又小的，見了王后，就要同一個無名小卒見了大統領一樣。他聽見衣服響，回頭一看，看見一隻極美的手拉帷幃，達特安認得是二十年前親過的手。王后見了他，微笑說道：

「達特安，你來了。我一見就認得是你。你還記得我麼？」達特安答道：「我記不得了。」王后使出牢籠手段，說道：「你忘記了從前王后要一個壯士替她出力，居然找着一個人，他以為王后忘記他了，其實並沒忘記。王后心裏很記念着他，很感激他。」達特安答道：「我全忘記了。」王后道：「這未免太可惜了。我是為王后可惜，因為現在王后有要事，又要仰仗他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陛下左右前後，都是忠肝義膽的名位是高的，見識是廣的，那裏會用着我這樣無名之輩。」王后覺得他話裏的意思，帶點反射，說道：「達特安，你的話也有道着的，但是看現在的事體，還是你最得力；我曉得你是幫主教的，但是你也可以幫我。你現在能毅幫我，就同從前那位壯士幫我一樣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只求陛下分付，我就去辦。」王后看見他不十分踴躍，問道：「你現在想是要過安樂日子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不能說，為的是我從來沒過過安樂日子。」王后問道：「你有朋友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原有三個朋友，有兩個不在巴黎，不曉到那裏去了，只剩下一個，他許記得剛纔陛下恭維的那少年。」王后道：「很好，你們兩個人抵得過全軍。」達特安道：「陛下還有什麼分付？」王后道：「你五點鐘回來，我再告訴你；但是千萬不要叫人知道我同你有約會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遵命。」王后道：「你要對十字架發誓。」達特安道：「用不着，我從來不失信，我說了就算數的。」王后聽

了達特安這句話，很詫異，因為她左右前後的人，說話從來不是這樣剛直的，卻曉得他是忠誠可靠，不會負她的，其實達特安是很有作用的，不過做出剛直的樣子來遮掩。達特安又問道：「陛下還有什麼分付？」王后道：「沒有了，你先去罷，五點鐘再來。」達特安鞠躬告辭。

房門關了，達特安自言自語道：「王后很着急，很要我幫忙，那是無疑的了。」想起主教來，傳時候也到了，穿了過道，去敲門。白那英領他進去。達特安一進房，兩隻眼四圍的看，看見主教面前擺了一封信，信而在下，不曉得是給誰的。達特安進門，說道：「我是奉大人之命來見的。」主教道：「你剛打王后那邊來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媽，誰告訴主教的？」主教道：「沒得人告訴我，但是我卻曉得。」達特安不肯負約，大膽的說道：「我可要說，大人這趟猜錯了。」主教道：「我自己開客廳門，親眼看見你打過道那一頭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是從秘密樓梯來的。」主教道：「這是爲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也不曉得，或是弄錯了。」馬薩林曉得達特安這個人，他若是不願意說，是沒得法子叫他說的，暫時只好不追究。主教說道：「你既然不願意說你自己的事，我們不如談我的事罷。」達特安鞠躬。主教問道：「你喜歡旅行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平生在路上過的日子最多。」主教道：「你現在有事羈留你在巴黎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沒事，除非有號令，叫我在巴黎。」主教道：「很好，這

裏有封信，請你送去。」達特安道：「信面沒得住址。」馬薩林道：「這信有兩層封皮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到了一個地方，纔拆看裏頭的封皮。」主教道：「不錯的，你拿了就走；你的朋友杜威同你一路去。」達特安想道：「這個奸賊，他知道我們聽見他們昨天所說的話，想出法子來，叫我們離開巴黎。」主教道：「你爲什麼遲疑？」達特安道：「不是的，我立刻就動身；不過我有句話要說。」主教道：「什麼話，只管說。」達特安道：「請大人先見王后。」主教道：「幾時？」達特安道：「請立刻去。」主教道：「爲什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只要告訴王后說，你派我一個差使，立刻就要動身。」主教道：「你不能賴，你剛纔見過王后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剛纔不是說恐怕弄錯了麼？」主教問道：「你這話怎麼講？」特達安道：「請大人准我所請。」主教道：「我就去說，你在這裏等。」說完，看看所有抽屜都鎖好了，纔出了房門。

過了有十分鐘，——達特安一個人在那裏亂猜那封信是送給誰的，——馬薩林回來，臉色略變，坐下來，達特安很留心看他，一點也看不出來，心裏想道：「他有點不高興，難道怪我，要把我關在監裏麼？若果你真要動我的手，我先把你弄死了，投歸擲石黨，這樣一做，百姓也要崇拜我，同巴留士一樣。阿托士就要叫我做法國的布路特，倒也好頑。」誰知主教卻沒有這個意思，倒是

滿面的和氣，同他說道：「你剛纔說的不錯，你現在不能離開巴黎。」達特安有點詫異。主教道：「你還把那封信交還我。」主教接過來，留心看看火漆印破了沒有，說道：「今晚我要見你。再過兩點鐘，你再來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再過兩點鐘，我還有一個要緊的約會。」主教道：「你放心罷，都是商量同一件事。」達特安想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。」馬薩林道：「你五點鐘再來，同杜威朗來見我；我與你說話的時候，他可以在客廳等。」達特安鞠躬，想道：「那裏有這樣湊巧的事，他們兩位約我同時來見，同商議一件事；我明白了，這是一件祕密大事，至少肯花十萬利華，買這個消息。」馬薩林犯了疑，問道：「你不放心麼？」達特安道：「我正在這裏想，再來的時候，兵器帶不帶。」主教道：「自然要帶兵器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大人既然這樣分付，我們就照辦。」達特安行過禮，出來，跑回寓所，把主教所說的那番恭維話，告訴頗圖斯，頗圖斯聽了，歡喜的了不得。

● 布路特 道大概是指羅馬的 *Lucius Junius Brutus*，他先以伴狂得不為 *Tarquim* 所殺，後起兵反抗 *Tarquim* 專政，建立自由政府，被擊為執政。紀元前五〇九年戰死。

第五十三回 主教出險

再說巴黎城裏鬧過事以後，還有小小不安的情形；王宮裏頭，到了那天五點鐘，卻十分熱鬧。原來王后救了巴留士，巴朗瑪，百姓的怒氣平了，王后也放了心，那天宮裏設宴，請倫斯大捷那班武官。王子王孫的眷屬，來了許多，馬車都塞滿了；吃完酒，還要鬪牌；王后那天十分高興，談笑風生。

吃完酒以後，馬薩林就走開了，達特安已在客廳等他。主教見了，拉了他的手，領他到自己房裏坐下，先說道：「我的寶貝達特安，我要給你一個我深信你的憑據。」達特安鞠躬說道：「我盼望主教信任我。」主教道：「我曉得，你是最可靠的，故此在這個要緊關頭，我特爲找你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我謝謝主教，我盼望機會盼得很久了；請問大人，今天派我辦什麼事？」主教道：「我今天晚上，把法國的安危，交在你手裏。」說到這裏不說了。達特安道：「請大人解說我聽。」主教道：「王后立定主意，要帶了王上到聖遮猛。」達特安道：「大人的意思，是說王后要離開巴黎。」主教道：「是的；你曉得，這是女人家任性。」達特安道：「是的，我很明白。」主教道：「王后今早找你，今晚再見